

无人区勘探手记(二)

诗歌

一朵云(外一首)

陈锡让

每次巡线归来
总有一朵云
在头顶上
随着我们的行走而移动
以至于抵达铜坎村
还不肯离去

我不能从它的形状来确定
是不是同一朵云送我们
但这又有什么要紧呢
一朵云,我渐渐熟悉的一个朋友
它总能引发我被风吹着的思念

在普光气田
夕光多么美丽
夕光照在我们的红工衣上
我认为我可以忽略一朵云
相对于后河上空银白的悬崖
一朵云,的确不算什么

日常

单调的巡线生活
就像随手写下的一首即兴诗
无须打磨,就能感动你
一个个清晨,像飞出去的一只只长尾鸟
堪称一个个小清新
正午盛大,漫山的芭茅如寄
我们穿过时,只要碰到身体
露珠就会滴落
而傍晚的翅膀伸开,芭蕉林里,虫鸟栖身
充满神秘,拥挤
我喜欢这样的日常
就像喜欢纸上涂改过的黑体字
它们一个个气宇轩昂,理想远大
(作者来自中原油田)

散文

父亲的双手

庞忠梅

宽广无垠的大海,海风徐徐地吹过,柔软的沙滩上,留下一串串大大小小的脚印。父亲用他有力的双手牵着我,在海边嬉戏追逐,在沙滩上画着各种各样的花朵,不时有小螃蟹从脚边轻轻地爬过。有时,父亲还会将我高高地举起,不停地转圈,我和父亲欢快的笑声洒满整片大海。

那是儿时难忘的记忆。记忆中,父亲的双手为我传递了温暖的快乐。

我的家庭并不富裕,一家五口主要靠父亲的收入,一日三餐简朴而清淡。

父亲从事石油事业,为了工作,四处奔波,并站在哪里,他就在哪里。每每父亲回到家中,我总是不停地看着他,挨在他身边,生怕我一转身,他又不见了。小时候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总是不在家,以为他不要我们了。直到我长大,才开始理解父亲。

广西百色石油会战期间,父亲常常早出晚归,带着一身油污,一脸疲惫地回到家里。父亲努力地工作着,到年底总会拿出各种荣誉证书。

初中毕业后,我从广西回贵阳读高中。高一寒假结束返校,父亲帮我拎着沉重的行李,执意把我送到了火车站。

“丫头,把这个带上,冬天就没那么冷了。”父亲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副手套递给我。那是父亲工作时戴的一种手套,已经很旧了,但洗得非常干净,还散发着父亲身上特有的油味。接过手套时,我看到了父亲的手。

那双手如松树皮般粗糙,青筋暴突得像老榕树伏在地面上的根。我的心微微一颤,想起儿时父亲拉着我的那双手,感觉和如今已有天壤之别。父亲并没有注意到我的表情,可是,我的眼睛已经泛起一阵酸楚。

火车开动时,父亲依然在站台上,一直目送我,直到我看不见他的身影。

后来,从母亲来信中得知,父亲在执行一次会战突击任务中,手受了重伤,虽然治疗好了,但再也无法像之前那么灵活了。

如今,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但他的那双手,在我的记忆里,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模糊。

(作者来自西南石油局)

中国石化4名作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本报讯 6月12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会议审议批准了2024年发展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名单。中国石化4名作家成为新会员:胜利油田马祥民、姜化明,镇海炼化俞晖云(离默,女),江汉油田彭忠福。截至目前,中国石化共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60名。
(丛松彪 王瑾)

一觉醒来,柴达木山上居然下雪了

雪不算厚,但也不薄
像一缕缕白云,像夏天的
一个个梦境

再看,勘探队似乎不再是昨天的勘探队
卡车也似乎不再是昨天的卡车

帐篷门口,新捡的一块戈壁石
好像也变了
昨天它还像一头骆驼
此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像小羊

其实我也已不是昨天的我
伸一下懒腰,我居然感到了
久违的轻

——马行

大柴旦的两个沙丘

马行

地球物理胜利分公司的勘探队驻扎在青海西大柴旦的时候,队部大院正南方有两个沙丘。每天,只要把办公室的门打开,我就能看到。

两个沙丘,一大一小,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个颜色金黄,一个颜色浅褐。沙丘所在的地带不是沙漠,也不是戈壁,而是在大柴旦草原。

我目测了一下,从队部大院到沙丘的距离约有三公里。或许是这两个沙丘在草原上太特别、太显眼了,以至于我有事没事,就盯着两个沙丘看了又看。

有一天,我向当地的一个哈萨克族牧人打听这两个沙丘的来历。牧人抬头望着沙丘,很认真地掐着手指数了又数,突然间,他笑容绽开,十分肯定地说:“十七年了,不会错的,那时我还在大柴旦行政委员会驻地读中学。好像是春天,当时接连刮了好几天大风,等大风一停,就有了这两个沙丘,也不知是从什么地方刮来的。”

“那时,大小也这样?”
“不是的,那时要小得多,可这沙丘会生长,像羊羔子那样长,长了五六年,就长大了。奇怪的是,这几年却不再长了,个头的大小也似乎不再变。”

“我们勘探队刚来时,它还在大院的正前方,这才两个多月,已经很明显地向东挪了几米。”

“哦,你说的对,他俩是会走的,他俩的位置原来是在公路的西边,离这儿还有好几公里呢。现在,不刮风还好,只要一刮风,他俩就挪动。”牧人特别热情,还给我留了他的电话,“我们家原来就在你们勘探队所在的这个位置,前几年,大柴旦建牧民定居点,我们就都搬到驻地最东边的那个哈萨克定居点了。”

牧人所说的那个定居点,我去参观过,清一色的二层小楼,很整齐,也很漂亮。

牧人走远了。我想,这两个沙丘也许许恋与牧人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用不了多少年,说不定就会挪到定居点附近去。再就是,直觉告诉我,这两个沙丘其实是恋人,是一对从很远的地方私奔而来的恋人。只是,我有点儿不明白,不知他俩为什么选中了这远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大柴旦草原。

也许是无聊吧,我只要有了空闲,就坐在勘探队队部大院中,看两个沙丘肩并着肩、手牵着手,看那难舍难分、不离不弃的样子。

慢慢地,观看沙丘似乎成了我最看重的事情。而我的荒谬还有,我不仅仅是观看,还越发喜欢上了这两个沙丘。

不能仅仅限于远看,要近观才好。带着这个想法,一个下午,我、摄影记者虎子、勘探队党支部书记老杨,徒步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两个沙丘旁。到了近前,才发现两个沙丘其实并不小,还蛮高大,高大得近似两座小山。太阳的侧光下,沙丘坡上那几何图形一样的条状沙纹,犹如汉服衣裳飘逸的裙带,煞是好看。

我不时蹲下身,捧起一把沙,看沙粒从指间爽滑地流。那沙粒的大小尤其匀称,也洁净,没有丁点儿杂质。再就是,大个头沙丘的沙粒比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粒要稍小一点儿,色彩特别像陕北毛乌素沙粒的那种黄,而小个头沙丘的沙粒,无论大小和色彩,都极似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沙粒。

两个沙丘的北面,还有一小片高不足两米的细沙。我抓起一把,又抓起一把,那手感好极了,分外绵软,仿佛抓起的是黄河边上的细腻流沙。

难道,这里的沙丘,与千里外的黄河也有关联?我想想想,也想不明白,就不再想了,干脆脱下鞋子,赤着脚攀登。

站在沙丘顶上,放眼四望,但见大柴旦草原无边而又碧绿。有三五匹马儿正在低头吃草,有一群白色的羊,因为距离较远,看上去宛若一片垂落的浅云。而两个沙丘,就像草原上的两个主人。

是的,草原上的两个主人,我坚信,真实情况肯定是这样的!他俩那来那去,看上去很随意,好像漫无目的,其实不是的,那是他俩要看守、放牧自己的马儿和羊群;刮大风的时候,他俩不像别的沙丘那样飞沙走石,而是静静地走、慢慢地挪,就是为了尽量不让马儿和羊群受到惊吓。当然,如此谨慎而行,也是为了不弄伤脚下的青草与流水。

又过了半个月,我们勘探队准备撤离。我想,这撤离后,也不知何时才能再回大柴旦,再见到两个沙丘。

就在撤离的最后一天,为了有个留念,我专门跑到两个沙丘前,拍了张合影。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青海西大柴旦草原。张广虎摄



朝阳随笔

王永军

我学生时代痴迷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尤其喜欢他俩在电视剧里大笑奔跑的样子,青春的活力溢满荧屏。从那时起,我也爱上了奔跑,想象着自己也如他们一样自由、青春。

春来几场雨过后,我的左膝突然剧痛,一度到了不能走的地步。去医院做检查,大夫开了药,吃了,疼痛快速减退。可惜这药有时效性,方知是止痛药的作用。做过理疗、贴过膏药,大夫说,药不管用,就得做手术了。

以往走路都是风风火火,心底积压着事情,就不自觉地想快一点儿,再快一点儿。如今,哪怕是慢慢走走,已是欢喜得不行。慢下来了,倒是从容了许多,前面的路看得更清楚了,就那么一步一步地往前挪。

慢慢行

走得慢了,心便安静了许多,不再匆匆忙忙。

小时候,每到夏天,邻居们都手拿蒲扇,坐在门前乘凉。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着开心的事,笑声不断。还是孩童的我,依偎在母亲的怀里,那种安宁,像夏夜的风,抚在心头。大人们聊着他们的,我会安静地看着夜色中那些星星点点,似无数双眼睛,望向人间,那般明亮。中年之后,不知自己为何每天步履匆匆,似乎如此模样,才显出对时间的尊重。

身边的一位同事,有一天对我说,那么急干什么?这世上,除了生死,都是小事。看似很多的麻烦,总会有解决的办法;看似无法逾越的鸡沟,总会有柳暗花明的时候;看似无法度过的关口,总有某种机缘,只是还没有出现。不必太着急,不必让自己总是忧心忡忡,好像世界末日一般。

不妨慢下来。慢慢去做一件事,先不去期望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先不去思量究竟能得到什么,先不去担忧会失去什么,只是安安静静享受这个过程。从开始到结束,像我们的人生,活在过程里,感受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岁月轮回。一切还未发生的未来,不必着急、慌张,更不必焦虑、担忧,更无须迷失自我。该来的总会来,该去的谁也没留住。太多的烦恼和忧虑,都源于内心对失去的畏惧。

春天,去看一朵花;夏天,去赏一片美景;秋天,去吃一顿好饭;冬日,去读一本好书。美好四季,装点斑斓人生,哪怕青春已过,也会迎来新的风景。所有的意义,都在生命的体验和感受当中。
慢慢行,关注当下。
(作者来自齐鲁石化)

散文

爱掉书袋的阿福

杨美荣

“我们吃过晚饭,热气已经退了。太阳落下了山坡,只留下一段灿烂的红霞在天边。”正要出门巡线,看着操作室外的夕阳,我不由得吟诵起这段话,拿起手套,回头看了眼阿福,问道:“这段话出自哪篇文章?”

“巴金《鸟的天堂》。对讲机开二频道,给我跑快点儿。”阿福眼睛盯着DCS屏,手里不断地点击着鼠标,牙尖利地嘟囔着。

操作室的两排日光灯,不知何时坏了一排,这倒成了我喜欢的景观。白天两排灯管并排靠在天花板上,不发光也不声张。到了夜晚,一排发出光亮,一排被照亮。这,很像我和阿福。

我和阿福是搭档,他是内操,我是外操。一个夜班要上12个小时,在极度的困倦和疲惫之中,当凌晨万籁俱寂时,我们基本上靠说话来提神。阿福有个可爱的女儿,从孩子上小学开始,他每天跟孩子一起读书、背课文,父女俩每天比赛谁的课文背得好。我对文学最热切的感知,来自夜班休息时听阿福背课文。

阿福是个60后,没跟阿福共事时,听人说他是个“应试派”,只擅长考试,实际操作水平一般。“跟阿福学不到东西的,他就会掉书袋。明明内操自己调节一下就可以平稳,非要使唤外操跑现场,大道理还一堆。作为操作工,生产调节平稳是关键,哪里有那么多弯弯绕绕。”有人这么评价他。

我反驳:“谁说跟阿福学不到东西?形容面色的词语,你了解阿福知道多少?什么薄粉敷面、杏面桃腮、颜如渥丹、玉面淡拂……”当然,阿福形容我的用词是面黄肌瘦、憔悴不堪、萎靡不振。

装置开工初期,设备工况、工艺指标都还在调整。又是一个大夜班,阿福发现稳定塔的液面控制不住,回流量提不起来,于是要求我去现场检查一下机泵运转是否有问题。

春分刚过,依然是个潮湿的夜晚。在荆门这个地方,春天的妙处就在于,往往一天之内能够领略到四季的变化。

“机泵运转没有问题,电流压力都正常。”我用对讲机跟阿福汇报完,竖起衣领抱着肩膀哆哆嗦嗦准备往回撤。“那你再去检查一下稳定塔的抽出线 and 返塔线,检查一下阀门的开度,顺便看一下吸收塔和再吸收塔的实际液面。”阿福的指令传来。

“这都开工好几天了,抽出线 and 返塔线的阀门怎么可能没开呢?”我拿起对讲机,冻得牙齿直打战。

“燕子妈妈说:‘你说得对。’你能不能再去看看,看看有什么不一样?这是小学一年级课本《一次比一次进步》里面说的,你都忘了吗?”阿福大笑着回答。

稳定的三塔每个都有几十米高。要看实际液面分别要爬三层、七层和十层。看各塔的抽出线 and 返回线的开度也要在十几层。骨子里对装置安全生产的警觉,让我的脚步不敢有丝毫停歇。

站在吸收塔上,我擦了擦额上的细汗,用手电筒照了照液面计的实际液面,将液面计的上引阀门关闭、下部排空,再打开。一番操作后,我叹了口气:“阿福,你是对的,液面是假液面。”

“燕子妈妈笑了,说:‘你一次比一次有进步!’”阿福特有的笑声传来。

下夜班时,我与阿福告别。“一棵树和一只鸟儿是好朋友。鸟儿站在树枝上,天天给树唱歌。树呢,天天听着鸟儿唱。这是哪篇文章?”我拍打着阿福的肩膀提问。

“《去年的树》。”阿福佯怒地理了理衣服,“别拍我,都把我拍矮了。”

我不忿道:“阿福,你当了一晚上的树,坐那儿没挪窝。我当了一晚上的鸟,四处跑!”

敬业是责任,乐业是趣味。跟爱掉书袋的阿福搭档,挺好。
(作者来自荆门石化)

诗歌

摄影师

纪云庆

用长镜头 留下一座城的夜色和日出
用短镜头 勾出一个人沸腾的内心
用多重曝光 描绘一条长输管道的建设
用瞬间定格 捕捉一次焊枪四射的光芒
这些年,他的镜头,随着石油
从中原到山东,从内蒙古到四川
从一万多张照片中
我没有看到石油
我只看到一滴汗流下来的速度
只看到挂在井架上的月亮
只看到一颗拧紧的螺丝
只看到戴着油污手套的手
只看到一排接受暴雨检阅的管子
只看到火花溅起的满天星光
只看到新刷过反射着太阳光辉的炼塔
只看到攀上了铁皮房的牵牛花
只看到十二磅的大锤被举到半空
只看到小小的沙葱花高高扬起了头
只看到耸入云端的山峰,骤然降低了海拔
(作者来自中原设计公司)